



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

时间: 2004-9-7 9:09:25 来源: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: 张邦炜 阅读2027次

摘要: 宋徽宗系宋神宗第十一子, 既非嫡又非长, 从政是其所短, 书画是其所长。其兄长宋哲宗因纵欲而早逝, 他仰仗其才华与名声, 战胜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, 竟君临天下。徽宗继位貌似出自“朝议”, 其实走过场而已, 所谓“朝议”最终沦为政治陷阱。徽宗的公开策立者固然是向太后, 其幕后拥立者则很可能是宦官郝随。至于徽宗的才华与名声, 得益于对其青少年时代影响极大的姑父、风流驸马王洙。一定意义上, 似可如是说, 徽宗“成也王洙, 败也王洙。”

关键词: 宋徽宗; 宋哲宗; 宋神宗向皇后; 朝议; 郝随; 王洙

作者简介: 张邦炜(1940—), 男, 四川江安人,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宋徽宗有艺术家的气质——风流、浪漫、玄想, 无政治家的素养——睿智、务实、果断。阴差阳错, 他竟君临天下。徽宗角色错位, 对北宋历史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, 但不能夸大。号称“极盛”的北宋王朝迅疾覆灭, 原因相当复杂。从前有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, 认为北宋覆灭的原因在于“朝议”不听章口之言, 误立端王赵佶即徽宗为帝。他们如此假设: “设建辟之时, 朝议从口, 端王不帝, 宋可无败乎!” [1] (卷48《建中初政》“张溥曰”) 其实, 这一角色安排不能归咎于“朝议”, 徽宗之立自有其前因后果。下面的讨论从宋哲宗之死开始。

一、哲宗纵欲早逝

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, 哲宗生于熙宁九年(公元1076年)十二月, 徽宗生于元丰五年(公元1082年)五月(1), 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。在正常情况下, 徽宗断无继承哲宗皇位的可能。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, 是由于哲宗刚满23岁(2)便死去。

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: “故冬以来, 数冒大寒, 浸以成疾, 药石弗效, 遂至弥留。” [2] (卷7《元符遗制》) 所幸, 知枢密院事曾布的日记《曾公遗

录》部分保存至今。从中可知，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，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

。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病者，除哲宗而外，至少还有高宗。建炎三年（公元1129年）二月，金军袭击扬州，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，“矍然警惕，遂病熏腐”，从此患上性无能症。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，“后宫皆不孕”。[3]

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高宗严重得多。其症状为“精液不禁，又多滑泄”

[4]（卷九），是致命的。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。哲宗宫中美女如云，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：哲宗“前后宫侍女固多，皆天下奇色。惟四人一样妆梳，衣服之类无少异。”“其服饰珠翠之盛，信天下所未睹。”[5]哲宗9岁做皇帝，其

管教者既有祖母英宗高皇后，又有嫡母神宗向皇后、生母神宗朱德妃。其中，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，她对哲宗管束颇为严厉。哲宗年纪渐大，依

然身不由己。他对其祖母“甚衔之”[6]（卷127《哲宗朝》），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。当时人说：哲宗“天颜穆然，敬奉二宫，有不迹声色之意”，[5]大体属

实。元口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九月，高太后去世，哲宗大权在握，再也不受管束

。他立即反弹，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，排斥旧党、废止旧法，起用新党、推行新法，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，纵欲无度。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，

很了解哲宗，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。他在出知河中府（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）时，为此专门上疏哲宗。奏疏引用孔子所说：“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”

，告诫哲宗应注重“养生口身之道”、“福寿康宁之术”。[7]（卷5）对于这类忠告，哲宗置若罔闻。加之宦官“起哲宗侈心”，[7]（卷63）于是哲宗变本加厉。

“明艳冠后庭”的御侍刘氏“有盛宠”[8]（卷243《哲宗昭怀刘皇后传》。），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。哲宗不顾大臣反对，断然将孟皇后废黜。刘氏取而代之

，正位中宫。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，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。御医秦口、孔元、耿愚束手无策，“深以为忧”。[4]（卷9）哲宗一病不起，于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

）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。

元符二年八月，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哲宗生下一皇子，即所谓邓王，但两月后便夭折。哲宗撒手人寰，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。外界早知哲宗性命

难保，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。哲宗短命，并未留下遗嘱。于是峰回路转，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。

二、太后“圣意先定”

端王赵佶继位虽有希望，但这线希望相当渺茫。哲宗有皇弟13人，其中8

人已死，5人尚在，即申王赵佖、端王赵佶、莘王赵俟、简王赵似、越王赵卨。5人之中，申王赵卨必年纪最大，但有目疾；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，系当时被尊奉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。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。如亡故皇帝无皇子，则论血缘关系亲疏，立同母弟；或以长幼为序，立年长者。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。

至于端王赵佶，系神宗第十一子，宫中尊称“十大王”，是由于“神宗第十子（仪王赵）伟（3）早世”。[9]（卷下）其生母陈氏虽史称神宗钦慈皇后，但入宫之初，不过御侍而已，生下赵佶后，才母以子贵，先后进封才人、美人，并已于11年前死去。其钦慈皇后以及太妃、太后等头衔，均为死后多年追尊、追谥。赵佶既非嫡又非长，在通常情况下，继位的可能性极小。

究竟由谁继位，身为皇太后的神宗向皇后必须面对这道难题。她本人无皇子，态度较超脱。与英宗高皇后不同，神宗向皇后是个以不贪恋权力闻名的弱女子，素不过问朝政，决断能力极差。她犹豫不决，只得就近在宫中，与宦官商议。向太后询问大宦官梁从政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第问章口。”向太后“疑之”，怀疑他交结外朝，再问道：“即享言非，奈何？”梁从政说：“口，宰相，其言安可不从！”两人话不投机，向太后“麾之去”。史称：“初，梁从政给事皇太妃（即神宗朱德妃）○，阴以简王属章口。”[10]（卷25元符三年正月）梁从政早已暗中勾结宰相章口，试图拥立简王。另一大宦官郝随，“本陈太妃（即徽宗生母）○中旧人”。[9]郝随与端王的关系，和梁从政与简王的关系完全相同。向太后是否事先咨询过他？郝随是否建议立端王？向太后是否采纳其建议？史籍虽无记载，但极有可能。下面两点即是其佐证。

一是郝随素来干预宫廷事务乃至朝政。当年仅位居婕妤的刘皇后不甘屈居于孟皇后之下，郝随边劝慰边建议：“毋以此戚戚，愿为大家早生子，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。”[8]（卷243《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传》）这一主意最终果然奏效。刘皇后为斗倒孟皇后，“阴造奇语以售谤，内侍郝随、刘友端为之用。”[8]（卷243《哲宗昭怀刘皇后传》）刘皇后一伙诬陷孟皇后厌魅(4)，侍御史董敦逸负责录问此案。他明知这是一桩苦打成招的冤案，“握笔弗忍书。郝随从旁胁之，乃不敢异。”[8]（卷355《董敦逸传》）于是孟皇后被废。郝随实属刘皇后争宠获胜的一大“功臣”，其主意与能量都在梁从政之上。向太后岂有仅询问梁从政，不咨

询郝随之理？即便向太后不问，一向不甘寂寞的郝随势必主动进谏。以其三寸不烂之舌，自会说动向太后。

二是徽宗后来百般庇护郝随。郝随不仅是孟皇后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，而且是个特大贪污犯。他负责宫中修缮，既浪费：“穷奢极侈，殫工尽巧，以粪土用邦财，以寇讎用民力”，又贪脏：“不经有司，擅自支费，因缘为奸，乾没无限，以至内帑珠金，率意取之，并无归着。” [7] (卷63) 徽宗即位后，御史中丞席旦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。徽宗大事化小，称：“彼自乞宫观。” [10] (卷25元符三年二月) 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，以平众怒。史称：“内侍郝随骄横，（席旦）旦劾罢之，都人诵其直。” [8] (卷347《席旦传》) 这一处分实在太轻，给事中龚原又上疏“论郝随得罪，不得居京师。” [8] (卷353《龚原传》) 然而郝随与徽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，知情者“或揣上意且起用”。 [8] (卷328《安燾传》) 果不其然，郝随不久复官，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。席旦、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而遭贬。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，动辄告御状，“泣诉于上”。而徽宗总是“慰勉之”。 [9] (卷上) 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年）十月，郝随死，“谥荣恪”， [11] (礼58之92) “赠开府仪同三司”。 [11] (仪制13之2) 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。郝随以何功德享此殊荣，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？这更让人怀疑郝随实乃徽宗的幕后拥立者。

诚然也有反证，即郝随党同章口。史称：“章口专政，结内侍郝随，以固权宠。刘友端助之，三人凶狡相济。” [11] (礼53之6) 确实，哲宗后期，章口拜相，“结宦官郝为助”。哲宗的动向由郝随“规知”，再“密语（章）口”。 [11] (职官67之9) 然而北宋后期，政局变幻莫测，官员翻云覆雨，利益集团不断重组。

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，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在这批变色龙中，以杨畏最负臭“名”，人称“杨三变”。 [8] (卷355《杨畏传》) 徽宗即位后，章口、郝随处境迥然不同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。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。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，深感事态之严重。她唯恐发生变故，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，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，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。

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，已成竹在胸，即所谓“圣意先定，牢不可移”。 [12] (卷15《入内都押梁从政降官制》) 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，顿时颇有决断，固然是形势所逼，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。

三、“朝议”流于形式

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《元符遗制》。北宋前七帝的《遗制》至今仍保留在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七和《宋会要辑稿·礼》二九之中。其中，太祖《开宝遗制》为太宗伪造，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；哲宗《元符遗制》系冒名之作，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哲宗《元符遗制》称：“皇弟端王某，先帝之子，朕之爱弟也，仁孝恭俭，闻于天下，宜授神器，以昭前人之光，可于柩前即皇帝位。”这并非哲宗的临终遗言，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“朝议”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。

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，实则向太后之意。

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，宋代的“朝议”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。最高统治者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，往往召集大臣商议，允许自由发表意见，虚心倾听并加以吸取，以便作出正确决策。“朝议”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，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，尽管其范围极狭小、程度很有限。然而这次非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，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，参加者仅宰执大臣，旁听者只限于宦官，而且完全流于形式。

“朝议”的经过，当事人曾布在《曾公遗录》卷九中记载较详尽。向太后“坐帘下，微出声发哭：‘皇帝已弃天下，未有皇子，当如何？’”宰相章口首先发言，他傲视向太后，“厉声云：‘依礼典律令，简王乃母弟之亲，当立。’”章口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，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：“申王以下，俱神宗之子，莫难更分别。”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，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：“申王病眼，次当立端王。”其理由仅仅是哲宗生前曾对她说：“端王有福寿，又仁孝，不同诸王。”[13]（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己卯）且口说无凭，死无对证，谁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。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，为章口所始料不及。他仍不服气，公然顶撞向太后：端王“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。”[8]（卷22《徽宗本纪·赞》）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：“章口享，听太后处分。”[8]（卷471《章口传》）赓即表白：“章口并不曾与众商量。”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，连忙表态：“在皇太后圣旨。”中书侍郎许将“亦唯唯”，章口“色沮”。[14]（下编卷18《章丞相口传》）于是，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。

可见，这次御前会议堪称古代专制极权政治制度下所谓“民主”的典型。向太后视宰执为玩具，将“朝议”当儿戏。立端王为皇帝，事前早已定案，召集御前会议，走走过场而已。史称：“皇太后决策立端王”，[8]（卷471《章口传》）

记述准确无误。如果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，那么责任不在“朝议”，而在一时皇权在握的向太后。章惇享所说：端王“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”，虽然被历史所证实，但他本人后来为这句大实话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。

这次御前会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。

四、徽宗故作姿态

立端王赵佶为帝的决议形成后，向太后召端王入宫，他当天居然“请假”，一再宣召，许久未至。端王终于入宫，他一再谦让：“申王，兄也。”向太后再三开导：“申王有疾，王次当立，王不须辞。”宰执大臣好言相劝：“天命所属，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，不当辞。”年届18岁的端王才被推上皇帝宝座，史称宋徽宗。他再三恳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。向太后先拒绝：“皇帝年长、聪明，不须更如此”，后勉从其请。徽宗吩咐宰执：“遗制未下，可添入。”宰执盛赞徽宗：“陛下圣德，谦挹如此。”[13]（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己卯）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据此撰就所谓哲宗《元符遗制》。难道徽宗做皇帝果真出于迫不得已吗？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看，他“心独自负”[15]（卷3），并无自知之明，对于皇位觊觎已久，谦让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。

事前，徽宗大造舆论。其主要佐证有三，一是哲宗在其皇子即邓王夭折后，派宦官前往泰州（江苏今市）天庆观，求嗣于有“神翁”之称的道士徐守真（一作徐守信）。徐守真说：“上天已降嗣矣。”哲宗不解其意，“再三遣使迫询其故，即大书‘吉人’二字上之”。[15]（卷1）徽宗名佶，拆开即是“吉人”二字。二是开肆于开封相国寺的算命先生陈彦号称“谈禄命如神”，徽宗急于得知自己的命运，“令人持生平密问之”。陈彦断言此“大横之兆，且云事应在两月后。”所谓“大横之兆”，即“天子之命”。[16]（卷6《卖卦陈》）三是徽宗“为端王，尝退朝”，方技之士郭天信“密遮白曰：‘王当有天下。’”[8]（卷462《郭天信传》）此外，如当时每逢朝会，负责巡视队列的官员总是高呼：“端笏立”；[17]（卷1）宫中建一堂，哲宗取名为“迎端”。所有这些“端”字统统与端王挂钩，被解释为“迎事端而治之”。[18]（前集《迎曙》）当时人说：徽宗“时多征兆，心独自负”。[15]（卷3）这些所谓“征兆”，有的固然是徽宗即位后人们的附会，有的则是徽宗通过其左右、亲近人等为其君临天下制造舆论。于是哲宗晚年，徽宗理当继位的呼声颇高。

事后，徽宗论功行赏。徐守真因书“吉人”二字，被“召至都下”，徽宗“用太宗见陈抟故事，御绦褐，即便殿，以宾礼接之。”[9]（卷下）徐守真不久死去，徽宗“赐大中大夫，给葬用四品礼”。[19]（卷37《徐守信传》）陈彦因算命有功，徽宗“初欲官以京秩，继乃补西班，积官至节钺。”[16]（卷6《卖卦陈》）所谓“节钺”，即节度使。郭天信因曾预言“王当有天下”而“得亲匿，不数年，至枢密都承旨、节度观察留后。”“政和初，拜定武军节度使、祔右神观使，颇与闻外朝政事。”“其子中复为○门通事舍人，许陪进士径试大廷，擢秘书省校书郎。”[8]（卷462《郭天信传》）曾布更是“以定策功”[14]（下编卷20《曾文肃公布传》），于当年十月拜相，并在制词中备受褒奖：“肆朕纂临之始，大嘉翼戴之劳。”[20]（卷11）而梁从政则被贬职，其罪名是：“某受国厚恩，弗图忠报。方哲宗升遐之始，皇太后深念大计，召尔询焉。尔乃佐佑章口，请听其语。向非圣意先定，牢不可移，则口之所以异意者，将尔而售也。”章口所说实话：端王“轻佻，不可君天下”，更是被徽宗视为“奸言”，始终怀恨在心。章口于当年九月罢相，此后一贬再贬，并死于贬所。其主要罪状之一便是：“方先帝奄弃天下，中外震惊。乃复于定策之际，心怀异志，独倡奸言。”[20]（卷11）章口与其当年的同党郝随，这时的处境实有天壤之别。徽宗奖惩如此分明，更是其推辞皇位并非真情实意的明证。

五、一对风流才子

徽宗战胜简王而君临天下，固然仰仗于向太后，也由于他本人早已声名远播。徽宗的名气并非出自所谓“仁孝”，而是由于才华。而其名气与才华得益于其姑父王洙之处颇多。王洙对青少年时代的徽宗影响极大，他们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。

有关徽宗才华出众的记载俯拾即是，其中不乏吹捧之词。如蔡○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一曰：“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，独祔右陵（即徽宗）在藩邸时玩好不凡，所事者惟笔研、丹青、图史、射御而已。当绍圣、元符间，年始十六七，盛名圣誉布在人间，识者已疑其当璧矣。”蔡○《北狩行录》云：徽宗“天资好学，经传无不究览，尤精于班史，下笔洒洒，有西汉之风。”所谓“好学，经传无不究览”，肯定是假话。如孔子《春秋》一书，徽宗是在被金军俘虏北上后，穷极无聊，才“试取一观之”。他读后感叹道：“比取《春秋》读之，始知宣圣之深意

，恨见此书之晚。自是披览不倦，凡理乱兴废之迹，贤君忠臣之行，莫不采摭其

华实，探其源流，钩纂枢要而编节之。”[21]亲王未曾读《春秋》，这在传统时代实属奇闻。仅由此也可见，当时普遍认为有益于治道的经史非徽宗所好，他早年无非是个“多嗜富贵”的花花太岁而已。其爱好在于当时被视为“雕虫小技”的艺术，其才华主要表现在书画方面。汤〇《画鉴》称：“徽宗性嗜画，作花鸟、山石、人物，入妙品，作墨花、墨石，间有入神品者。历代帝王画者，至徽宗可谓尽意。”这类记载大体属实，并为人所熟知。

徽宗的画艺乃至名气，都与王诜、赵令穰等人颇有关联。蔡☆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一曰：徽宗“初与王晋卿诜、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。二人者，皆喜作文词，妙图画，而大年又善黄庭坚。故诜右陵作庭坚书体，后自成一法也。”其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徽宗“在潜藩时，独喜读书，学画，工笔札，所好者古器、山石，异于诸王。又与驸马都尉王诜、宗室令穰游。二人者，有时名。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。”

[22]（卷128《花石纲》）当时任端王府内知客的吴元瑜同王、赵两人一样，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画家。吴“画学崔白，书学薛稷，而青出于蓝者也。后人不知，往往谓诜右陵画本崔白，书学薛稷”，[15]（卷1）其实是受吴元瑜影响。

在王、赵、吴三人当中，以王诜与徽宗关系最密切，徽宗受其影响亦最大。此人字晋卿，系北宋初年大将王全斌之后、北宋中期将领王凯之孙，娶英宗第二女、神宗之妹蜀国公主为妻。[23]他出身富贵之家，贵公子气十足，视官职如草芥，戏弄一切，风流蕴藉，能文会诗，喜文士，好交游，与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、米芾、李公麟等名流均很有交情。论年龄，王诜比徽宗大30多岁；讲辈份，他是徽宗的姑父。王诜与徽宗过从甚密，徽宗后来的亲信高俅便是当年从王诜处要来的。据王明清《挥麈录》后录卷8记载，“高俅者，本东坡先生小史”，“东坡以属王晋卿”。“元符末，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，诜右陵为端王，在潜邸日，已自好文，故与晋卿善。”王诜赠端王篔簹刀，派高俅奉上，“值王在园中蹴鞠”，于是两人“对蹴，遂愜王之意，大喜。”端王派人传语王诜：“既谢篔簹刀之况，并所送人皆辍留矣。”仅由此亦可见，两人关系之深。画家韩拙则由王诜主动向徽宗推荐。据当时人张怀记述：绍圣年间，韩拙“至都下进艺，为都尉王晋所愜，荐于今圣国邸。继而上登宝座，授翰林书艺局祇候，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，今已授忠训郎。”[24]（后序）

王诜其人三大突出之处。一是善画。王诜所画烟江远壑、柳溪渔浦、晴岚

绝涧、寒林幽谷、桃溪苇村，无不造妙，皆为词人墨客难状之景。二是豪侈。王诜作为驸马，他的宅第系神宗所赐，有园林之胜，宅内专建一堂名“宝绘”，藏古今法书名画。苏辙在《王诜都尉宝绘堂词》中描述道：“侯家玉食绣罗裳，弹丝吹竹喧洞房。哀歌妙舞奉清觞，白日一饱万事忘。……朱门甲第临康庄，生长介冑羞膏粱。四方宾客坐华堂，何用为乐非笙簧。锦囊犀轴堆象床，竿叉连幅翻云光。手披横素风习扬，长林巨石插雕梁。清江白浪吹粉墙，异花没骨朝露香。鸷禽猛兽舌○张，腾踏○腰联○○。……”[25]（卷7）从中不难看出，王诜生活十分豪华，并爱好奇花异石、珍禽怪兽。三是好色。王诜“不矜细行”，生活相当浪荡。他除有妾8人而外，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，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。他在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十二月，因“携妾出城”[11]（帝系8之51）而受处分。

此后仍不检点，其妻号称“性不妒忌”[8]（卷248《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传》），但内心十分痛楚，年仅30岁即抑郁而死。王诜因此在次年七月被贬往外地，神宗亲笔写下手诏，斥责王诜：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。”[26]（卷12）所谓“朋淫”，即群聚作荒淫玩乐之事。神宗死后，王诜还朝，依旧“朋淫”

。元符二年闰九月，又因“隐匿妇人刘氏”[11]（帝系8之54）而被罚铜30斤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人们不难发现，徽宗酷似王诜。不仅“所好者古器、山石”，而且“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”[27]（卷10），与王诜惟妙惟肖。徽宗当年一小青年而已，但与王诜一样，姬妾成群，其中一名姓彭。据王明清《挥麈录》后录卷四记载，“右陵在端邸，有妾彭者，稍惠黠，上怜之。小故出嫁，为都人聂氏妇。上即位，颇思焉，复召入禁中。以其尝为民妻，无所称，但以彭婆目之，或呼为聂婆婆，其实未有年也。恩幸一时，举无与伦。父党夫族，颇招权，顾金钱。士大夫亦有登门而进者。”徽宗当时是否是王诜“朋淫”即淫秽团伙中的一员，亦未可知。赵佶受其姑父王诜之大，显而易见。

徽宗与王诜不同之处在于，社会的角色安排不同，人们的角色期待不同，因而两人的历史命运也不同。王诜这位浪荡驸马虽曾任职，多属虚衔，并未从政，“白日一饱万事忘”，潜心于绘画。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，无非是个画家而已，生活豪侈之类属于“细行”。王诜在美术史上留下的是美名，《文物》杂志1961年在其925岁诞辰时，推出专辑以示纪念。徽宗则由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，

他豪侈放荡的禀性与最高统治权力相结合而恶性发展，干出了“宫新延福，山成万岁，花石应奉”[1]（卷50《花石纲之役》“张溥曰”）等坏事蠢事，坑害民众，危害社会。历史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亡国昏君。一定意义上，似可如是说，宋徽宗“成也王诜，败也王诜”。

（原载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1期）

注释：

（1）《宋史》卷19《徽宗本纪一》载：徽宗“元丰五年十月丁巳，生于宫中。”

（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）其实，他的生日原本为五月五日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

后集《五月五日生》称：“五月五日生子，俗忌之。”“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，

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。”（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）

（2）本文中的年龄均为实足年龄。

（3）“伟”原作“俊”，误。

（4）所谓“厌魅”，即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他人。《宋刑统》卷18《贼

盗律·造畜蛊毒》规定：“诸有所憎恶而造厌魅，及造符书、咒诅，欲以杀人者

，各以谋杀论，减二等。”（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陈邦瞻.宋史纪事本末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5.

[2]宋大诏令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3]朝野遗纪[m].《说库》[z].上海:文明书局,1915.

[4]曾布.曾公遗录[m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79.

[5]李廌.师友谈记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3.

[6]朱熹.朱子语类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4.

[7]赵汝愚.宋朝诸臣奏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.

[8]《宋史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
[9]陆游.家世旧闻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.

[10]陈均.九朝编年备要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3.

[11]《宋会要辑稿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,1957.

[12]邹浩.道乡集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3.

[13]李焘.续资治通鉴长编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
[14]杜大〇.名臣碑传琬琰集[m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台北:商务印书

馆,1983.

[15]蔡〇.铁围山丛谈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[16]周〇.清波杂志[m].北京,中华书局,1994.

[17]何☆.春渚纪闻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[18]周密.癸辛杂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
[19]陆心源.宋史翼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
[20]徐自明.宋宰辅编年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21]蔡〇.北狩行录[m].丛书集成初编[z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.

[22]杨仲良.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[m].宛委别藏[z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影

印,1985.

[23]翁同文.王诜生平考略[a].宋史研究集第5辑[c].台北:中华丛书编审委员

会,1970.

[24]韩拙.韩氏山水纯全集[m].丛书集成初编[z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.

[25] 苏辙. 栞城集[m]. 四部备要[z]. 上海: 中华书局, 1936

[26] 宣和画谱[m].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[z]. 台北: 商务印书馆, 1983.

[27] 岳珂. 〇史[m]. 卷10. 北京: 中华书局1981.

[28] 文物(北京), 1961, (6).

新闻录入员: oldliu (共计 317 篇)

• 上一条: [论北宋晚期的士风](#) (9-7)

• 下一条: [关于建中之政](#) (9-7)

相关专题: 张邦炜专辑	相关信息: 宋徽宗 角色
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• 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》：拨开春秋笔法的 (12-14)• 宋代技术官研究(续) (12-8)• 宋代技术官研究 (12-7)•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(12-7)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>>更多</p>	尚无信息

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错误 '80040e21'

ODBC 驱动程序不支持所需的属性。

/gbookshow.asp, 行 43